



云南民兵斗争故事

醒着的边陲

醒着的边陲

吴 强

云南省军区政治部

沿着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以滇越边境中甸县境内入团生信理村从滇西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10110-108 电话 897-02101 邮发 10110-10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云南民兵斗争的第一本故事集。共收集从解放前夕的人民武装斗争到自卫还击作战的民兵斗争故事二十七篇。其中有屡建功勋的老一代民兵英雄，有初出茅庐的年青一代民兵；有只身闯虎穴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追捕逃犯的真实记述。每篇故事从不同的历史侧面反映了云南各族民兵保卫边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英勇斗争。

本书内容丰富，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生动形象，具有浓郁的边疆色彩和民族特色。

醒 着 的 边 陲

云南民兵斗争故事

云南省军区政治部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字数：214,000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400

统一书号：10116·798 定价：0.74元

目 录

梅 干	杨治祥 (1)
土炮对洋枪	张祖渠 (14)
拉祜小民兵	彭荆风 (32)
元阳保卫战	李志礼 杨 笛 (45)
金古猛火	秦振新 刘 彦 (58)
单刀战群匪	魏治贤 (70)
四进白云山	母其卫 (78)
南朗河畔的枪声	沈石溪 费根林 朱楚钟 易保华 (91)
保卫边疆的英雄猎手	陈柱国 (124)
只身擒敌	周宣武 (135)
猎手之歌	周志全 (146)
独臂英雄	杨 昭 (153)
苦聪之鹰	覃信刚 (160)
守卫在怒江边上	李 乔 (168)
“黑山支队”被歼记	沈一鸣 (174)
沙滩上的“秘密”	赵官禄 席应林 (193)
在通往国境的小路上	瞿文早 (206)
密林深处	洪宣武 (228)
景颇硬汉郭老四	游维远 (245)

三颗复仇的子弹·····	那家佐	(252)
林海捉敌·····	尹瑞伟	(259)
追 踪·····	赵晓澜 彭耀华	(268)
杨小四·····	谢汉民 胡静华	(281)
火烧“土甲蜂”·····	郑蜀炎	(287)
波扎和他的弩箭·····	彭朋鹏	(300)
“老民兵”勇闯地雷阵·····	刘文堂 井 力	(311)
父与子·····	施友万	(321)
后 记·····		(334)

梅 干

杨 治 祥

四季常青的勐秀山，横卧在祖国南疆的中缅边境。它，象一座巍然耸立的丰碑，记载着边疆各族儿女抗敌御侮、戍边卫国的壮丽业绩。这里记叙的，是德宏州瑞丽县景颇族民兵老英雄梅干斗争事迹中的几个小故事：

阻 击 日 寇

一九四四年深秋的一个傍晚。

一团团铅灰色的云块，在天空翻滚；一钩弯月宛如一叶孤舟，隐现在云海的波峰浪谷间。凄厉的山风摇曳着枯败的竹叶，纷纷扬扬，飘落而下。坐落在勐秀山西麓的景颇山寨户瓦，鸡飞犬吠，群声鼎沸，人心惶惶，陷入一派劫难前的混乱之中。

这时，户瓦寨东面的山间小道上，噤噤地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景颇汉子。这人中等身材，白色包头，黑色短衫，宽大裤管，肩上斜挎着长刀，显得格外英武。他迈着急促的步

伐，肥大的裤管迅速来回摆动，扇起阵阵风来。那黧黑色的长方脸上，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喷灼着愤怒而又焦急的亮光。

他就是梅干。

一九四四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折到发展、扩大战果的决战决胜阶段。大江南北摆下了燎原火阵，陷日寇于灭顶之灾。日本侵略者妄想挽救其复灭的命运，开始分两条战线进攻我们伟大的祖国。它除在北方进行垂死挣扎外，又通过太平洋、缅甸，把罪恶的魔爪伸到祖国西南边疆，伸进了勐秀山。前两天，离户瓦十多公里的新寨，已陷落在鬼子的铁蹄之下，勐秀山的西北门户——户瓦寨，首当其冲。眼看寨子里的景颇群众，就要遭受到一场空前浩劫，梅干怎能不心急如焚呢？

梅干踏着竹梯，三步两蹦，爬上竹楼，“吱”一声推开竹门，只见竹楼中间的火塘边，围坐着面带焦虑的乡亲们。

“凶恶的野猪拱开了勐秀山的篱笆，日本的鬼火就要烧到我们户瓦寨。有钱人家都跑国外啰，我们咋个办？”还没等梅干坐下，一个景颇老人便忧心忡忡地对他说。

“有了酒肉大伙吃，来了仇敌大家打。咋个办？！用铜炮枪打他狗日的！”性急如火的毛头青年腊麻南拍拍手中的枪，粗声大气地说。

“羊羔斗不赢豺狼，鸡蛋碰不过石头。人家洋枪洋炮数不清，我们几杆铜炮枪会打得赢吗！依我看不如趁早溜上山躲过这场枪火之灾再说。”一个名叫岩力的景颇汉子，吐了一口朱红色的槟榔水，不阴不阳地说。

火塘边的人们分成了两伙，有的主张跑，有的主张打，大家边议论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梅干。梅干这个放牛娃出身的

奴隶，善良耿直，平时急公好义，哪家有困难，他都极力相助，年岁不大，但在寨子里威信却很高。梅干从大家期待的目光里，感觉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边思索，边往火塘里添红栗柴，使火焰越烧越旺。沉思了一阵，他嚙地站了起来，一板一拍地说：“麻雀不撵不飞，野猪不打不死，跑不是个根本的办法。我们要保住景颇山寨，只有象芭蕉结果那样团结一条心打日本，才有活路。你们看，火塘里柴多火旺。只要大家心齐，我们的力量就大。”梅干的一席话，稳住了大家的情绪。接着他又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讲了，把在哪堵，怎样打，力量如何摆，安排得象景颇姑娘织筒帕那样细致。最后梅干问：“大家说说，这样搞略行？”

“行！”“就这样打狗日的！”乡亲们异口同声回答。

夜已经很深了。人散后，梅干躺在竹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就象火塘里煨开了的那一壶茶水，沸腾翻滚，不能平静。日本鬼子在景颇山烧杀抢掠的情景又闪现在他眼前：雷寨罗大伯一家人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新寨来不及躲避的妇女全遭污辱……。这一幕幕凝聚着景颇人民血泪和仇恨的情景，使梅干怒火填膺。他一骨碌坐起来，叫醒正在酣睡的弟弟，带着锋利的砍刀，走到寨子外的鬼门^①砍树堵路。雪亮的刀刃闪出道道寒光，“噹，噹！”的砍树声唤醒了沉睡的群山，唤醒了熟睡的乡亲。天刚蒙蒙亮，乡亲们有的砍树，有的碾火药，有的把破犁头敲碎做火枪弹……整个山寨燃起了熊熊的抗敌怒火。

①鬼门：过去景颇族剐牛祭鬼的地方，一般设在寨外的路口上。

鬼门位于户瓦寨的东边，是南来北往必经之路。两边的悬崖峭壁，象刀削斧劈过一样；两侧林深竹密，荆棘葛藤蔓延缠绕，地势十分险要。梅干他们在这里刚插完竹签，堵好路卡，前面放哨的勒弄象飞奔的鹿子般跑来报告：“鬼子来啰！”梅干用力一挥手，大家马上隐没在茂密的草木丛中。

一会儿，四、五十个鬼子顺着崎岖的山路，象群野猪大摇大摆地爬上来。他们来到鬼门前，见路已堵死，就用刺刀捅，皮鞋踢。这时，埋伏在两旁的景颇群众一起向鬼子开了火。“砰！叭！”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梅干蹲在一个土坑里，贴着棵大椿树，向敌人猛烈射击。鬼子冲不上来，就退到鬼门下的山弯里，集中火力，向鬼门两边的山岭疯狂扫射。

太阳快落山了，鬼子还不肯罢休。梅干透过龙竹的缝隙，看到鬼子的歪把子机枪，正在路旁的一棵大椿树下喷着火舌。“阿嘎①！”梅干乐得大叫一声。原来他想起那棵椿树的第一节横枝上，吊挂着一窝铁锅形的大黄蜂。有勇有谋的梅干乐滋滋地自言自语道：“让狗日的尝尝景颇山蜂子的味道！”梅干沉着地抬起铜炮枪，瞄准树枝上的蜂窝，只听得“砰”一声枪响，成千上万个被惹怒了的黄蜂，“嗡嗡”鸣叫着，黑压压地向鬼子飞扑下来，蜇得鬼子有的抱脑袋，有的捂屁股，有的在地上打滚。那些在地上打滚的鬼子更惨，路边尽是铁荨麻，滚到上面，刺得叽哩哇啦乱叫，象触电似地又从地上跳起来，不要命地往回逃。看着鬼子狼狈逃命的情景，梅干咧嘴大笑。

①阿嘎：景颇族惊叹语，哦、啊的意思。

第二天太阳刚从山头露出红脸，鬼子又开始了进攻。他们象输红眼的赌棍，更加凶狠疯狂。密集的子弹、炮弹象雨点一样落在寨门两旁。水桶粗的大树炸倒了，脸盆大的石头掀飞了，山岗上硝烟弥漫。

怎么办？梅干紧蹙眉头，两眼迸出火一样的光，他边查看敌情，边思量着，最后嘴角边又露出了兴奋的微笑。梅干立即找来腊麻南等几个精干壮实的青年，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一摆，腊麻南听后，禁不住高声大气地说：“对，梅大哥。就这样来它个调虎离山。”

离鬼门不远的山腰，鬼子们正在三脚架上烤着抢来的牛肉，几个家伙饿狗般地在狼吞虎咽地抢吃散发着烟味的烤牛肉。突然，后面枪声大作，鬼子挨了打，还不知枪弹是从何处飞来的。前面攻鬼门的敌人听到后面响起枪声，不知是回啥事，生怕堵了退路，便拖着死尸，跌跌撞撞往回撤。

日本鬼子攻了两天都攻不下户瓦寨，中队长暴跳如雷。他把几个小队长叫到一起，只见他们被蜂子蜇着的嘴脸肿得象皮球，眼睛眯成一条缝，便哇哇乱骂，大声吼道：“你们的说说，为什么的攻不上？”

“户瓦人大大的厉害，虫的会咬人，草的也会咬人！”一个小队长丧魂失魄地说。

“住嘴！”中队长眼里射出两股冷嗖嗖的凶光，接着说：“几个毛毛虫就大大的怕，这次我的指挥，叫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

太阳偏西后，鬼子两路纵队，打着膏药旗，耀武扬威地来了，领头的就是中队长。他骑着一匹大白马，肩上挎着东

洋刀，胸前吊着望远镜。敌人走到鬼门下的拐弯处，便停了下来。鬼子中队长拿起望远镜，正往山岗两侧看，这时，“砰砰砰”突然三声枪响，鬼子中队长人倒马翻，一命呜呼。

原来，梅干、勒干和腊麻南他们三人早已在鬼门前端的竹林中埋伏好了。他们擒贼先擒王，瞄准了中队长和他骑的白马一起开了枪。鬼子见长官丧了命，乱作一团，急急忙忙拾来一堆枯枝败叶，使出了最后的一手——放火烧山。雨季刚过的勐秀山，四处湿漉漉的，鬼子点燃的火苗跳了几下，就熄灭了。敌人黔驴技穷，只好垂头丧气地撤兵。

打这以后，鬼子再也没敢攻打户瓦寨了。而梅干和乡亲们阻击日寇的事迹，却象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景颇山寨，傣家竹楼，象火把一样点燃了边寨的抗日烈焰……

清剿残匪

解放后，户瓦的群山变得更翠了，泉水变得更甜了。在旧社会当奴隶做牛马的梅干，第一个参加了互助组，第一个加入了党组织，担任了户瓦乡第一任民兵联防队长。他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象雨后的竹笋一样茁壮成长。

一天，东方刚露出桔红色的曙光，联防队长梅干和互助组的组员们到南勇坝抢收稻谷。这是互助组成立后的第一季劳动果实，稻谷长势喜人，圆鼓鼓金灿灿的谷穗，迎着晨风摇曳着低垂的头，好似在向人们祝贺这丰收的年景。梅干和组员们满怀丰收的喜悦，用锯齿镰割的割，吆着水牛踩的踩，越干越展劲。

突然，从坝子西南方向的广允寨子，急匆匆地跑来三个人。“联防队长，昨晚残匪头子早也鲁领着一群畜牲窜进寨子，抢东西抓人，刚才逃跑了！”一个老大爷气喘嘘嘘地向梅干报告。

“他们什么都要，抢牛抢粮，连锅里的饭也抢吃，还乱七八糟乱骂。”一个小孩接着说。

残匪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组群众的义愤。梅干当机立断，立即召集联防队员，作了简短的动员，然后分成三个组，他亲自带一个组，往广允、新马一带进发。

广允、新马一带，山不高，林不密，但灌木丛生，茅草茂密，是蒋残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本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沉重打击下，蒋残匪大部被歼灭了。但漏网的零星土匪，三人一伙，十人一群，凭借着这里与缅甸山水毗连、出入方便、易躲易藏的自然环境，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时常溜出窜进，杀人放火，破坏边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梅干和战友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担负起了剿匪、生产的双重担子。

当梅干和队员们跟踪追击到广允寨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残匪。匪徒们看见他们人不多，便占领了一个小山头，向围剿的民兵射击。梅干和三个社员勇猛顽强，立即投入战斗。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时，其它民兵循着枪声赶来了。匪首见民兵越来越多，叫了一声：“还不给我快溜！”匪徒们拔腿便跑，民兵象撵山打猎一样，紧追不放，打得残匪七零八落，四处逃命。

追剿中，梅干见匪徒石江允溜向一条箐沟，便跟踪向前

追捕。追着追着，突然人不见了，踪影全无。梅干看了看四周的地形，心想：直统统进去搜不行，匪徒躲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反而会遭暗算。他想钻草棵来暗的，我就以藏对躲，不来明的。于是，梅干故意吆喝着向一旁追了一段，然后又爬回原地，藏在一棵红木树下，机警地侧耳细听周围的动静。

等呀等，当顶的太阳象团火，烤得山石灼热，草丛中升起蒙蒙热雾，人就象蹲在蒸笼里一样。梅干丝毫不动，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围。石江允见箐沟里静寂无声，以为追踪的人已走远，便从草丛中爬了起来，打了个呵欠，边走边骂道：“妈的，吓死老子，今天差点落到臭保保手里了！”

“不准动！”石江允话音刚落，身后突然传来霹雳般的吼声，梅干那乌黑铮亮的枪管，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这家伙吓得象打摆子一样发抖，慌忙丢下武器，乖乖地举起双手。

梅干押着石江允刚走上大路，恰好碰上民兵增统凹、达都和腊孟都，便说：“把这家伙捆起来。增统凹，你把他押送到区政府，我们继续搜索！”

增统凹押着这家伙还没走出半里路，突然“砰”一声响，一颗子弹从增统凹右肩擦过，他立即卧倒在土坎边，进行还击。石江允乘这忙乱之机，钻进路旁草丛溜走了。

梅干他们三人闻声赶来，拦路的匪徒见势头不对，扭头就逃，民兵们边搜边追。当他们搜索到寨边的竹林时，隐约听到“嚓嚓”的脚步声，梅干和战友们一闪身钻进竹林躲了起来。走来的正是匪徒石江允，他刚走到竹林边，就被梅干象老鹰叼小鸡一样抓住了。

梅干又把石江允交给增统凹押走，并叮嘱了一句：“青竹标蛇是毒的，你要多个心眼啰！”说罢，又继续向刚才匪徒放枪的方向追击。梅干和两个民兵没走出多远，就发现三个残匪在一条小路上慌里慌张地逃跑。小道尽头是山官勒都的家。梅干他们象下山的虎，迈开大步飞奔着向前追去。

三个匪徒眼看就要被民兵追上，便慌忙扒开路旁的枯叶，把枪藏了起来，随即窜进了山官勒都的竹楼。梅干和达都、腊孟都追到勒都家附近，发现匪徒不见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小孩，梅干压低声音，和蔼地问：“阿古佐^①上前略有见到三个人？”小孩用手往勒都家一指，轻声说：“才进去呢！”

梅干他们三人走到勒都家门口，假装削篾子的勒都点头哈腰地迎来说：“队长，你们辛苦了。家里坐坐吔！”

梅干用犀利的眼光扫了勒都一眼，厉声问道：“你老实说，人藏到哪里去了？”

“人、人我没见到吔。”

“不老实，连你一起抓！”达都气愤地说。

这家伙嘻嘻哈哈，指东说西，不讲实话。达都、腊孟都火冒三丈，转身从屋檐下拎起根藤索，卷卷衣袖就要捆勒都。勒都见势头不对，迫不得已用下巴往屋里仓房努了努。

他们三人冲进了黑不溜秋的仓房，梅干“咔”一声把子弹推上膛，大声喊道：“再不出来，就打死你们！”三个匪徒见躲已躲不住，跑又跑不了，为了活命，掀开了用牛屎糊

①阿古佐：景颇语，小弟弟。

过的大囤箩，耷拉着脑袋，抖抖嗦嗦地走了出来。

梅干和达都、腊孟都背上了缴获的枪支，押着三个俘虏，踏上了胜利的归途。这时，绚丽的晚霞染红了巍峨的群山，给金黄的平坝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瓦解残匪

明月高挂蓝天，黛色的群山浸泡在水银一样的月光里。梅干盘着双腿坐在火塘边，边喝烤茶，边琢磨着一个问题：蒋残匪盘踞在境外，对我们边疆建设来说，是个祸害，应该彻底拔掉它。可是，狡猾的残匪凭借有利的自然条件，见我们人少就打，见人多就溜，光靠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从敌人的老巢里想想办法。再说，残匪中不少人，如户瓦寨跑出国的岩力，就是被欺骗外逃的同胞，应该设法解救他们。能不能来它个掏心战呢？梅干想到这里，腾地站了起来，提枪挎刀，拨开门口肥大的芭蕉叶，去找工作组程组长。

程组长的宿舍还亮着油灯。梅干找着程组长，把自己刚才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程组长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梅干同志，你的想法很好，上级正是这样号召我们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开个支委会仔细研究一下。”

支委会上，梅干提出了瓦解岩力股匪的理由：岩力他们多数是受裹胁外逃为匪的，都有亲人在境内，他们人虽在外，想家心切；岩力虽然是个小队长，但得不到重用，匪首对他不大信任；他们在外又以抢劫为生，受到当地群众的唾弃，思想混乱，处境困难，争取岩力他们投诚自新是有可

能的。大家认为梅干的分析合情在理，同意立即开展工作，并由梅干具体负责。

梅干打算先试探一下，就通过一个外出赶街的社员，给岩力捎去一封信。送信的社员回到家中后，气愤地报告说：

“这家伙真不知好歹，说在外自由自在，碰运气还能捞个大官当当。”梅干听后，认为岩力口气虽硬，却也没有把送信人抓去请功，这说明以前的估计是对的，他想找退路。梅干便耐心地说：“火塘里的山药哪有马上烤熟的，做事情不能想着一次就成功。”送信的社员钦佩地笑了。

为了尽快把岩力争取回来，梅干打算再次派人送信。派谁呢？梅干想来想去，觉得派女儿木果去最恰当。木果年纪较小，不太显眼；她机灵能干，对岩力也熟。再说派自己的女儿送信，对岩力影响大。虽说这是冒生命危险的事情，但是，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使受欺骗的同胞走上正道，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一个共产党员哪能有利益的事往自家竹楼装，有危险的事往别人身上推呢？！想到这里，梅干把木果叫到身边，慈爱地抚摸着她的头，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她。

木果虽然机灵懂事，但毕竟还是孩子，梅干反复叮嘱：“要多小心呀！”木果懂得阿爸的意思，便俏皮地说：

“阿爸不要从竹篱笆缝看人，把木果看扁了。山地再板，竹笋也会冒出来；刺尖再戳，酸楂也能摘下来！”两句话说得梅干布满皱纹的眼角，溢出了欢欣的微笑。

梅干派亲生女儿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信，犹如一股巨大的洪流冲进本不平静的河流，在岩力的脑海里掀起了思绪的

狂澜。岩力紧裹着一块棉毯，缩着脖子，在又矮又窄的草棚里打转转。他想到许多残匪入境破坏，死于非命的可耻下场，也想起了不少人回到祖国自首后得到政府宽大的事。他的思想活动了。可是，他又猛然想起地主杨敬诚回去后被逮捕判刑，我这个大队长回去会受什么处罚呢？岩力的心七上八下，搅成了一团乱麻。

梅干了解到岩力的这种思想矛盾后，觉得有同岩力见见面，再次讲清党的政策的必要。请示上级后，梅干和民兵麻南扮成买牛的，泅过水流湍急的南宛河，把岩力约到僻静的河堤旁，反复给他交待党的政策，语重心长地说：“龙竹长得再高，也离不开根；大雁飞得再远，也忘不了家。你这大把年纪还在外混，你不想家可家里人却时常念着你啊！”

“咋咯不想，我经常梦见他们哩！可是杨敬诚回去政府为什么要逮捕他？”

“嘿，你还蒙在牛皮口袋里。政府逮捕杨敬诚，是因为他回去后继续作恶，阴谋杀害工作队的解放军。”

“哦！原来是这样嘎！”岩力如大梦初醒，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党的政策象春风一样吹散了岩力心中的疑云，他答应回去后立即回国投诚自首。

但是，岩力回去后，情况变了。残匪内部控制比以前更严了，匪首对岩力怀疑，派人监视着他。在外来的压力下，岩力的思想在归与不归之间徘徊不定。为了使他消除疑惧，最后下定决心，梅干打算再次深入虎穴，做岩力的工作。梅干的想法，得到了程组长的支持，程组长决定和梅干一块去做工作。